

《文心雕龙》是作者刘勰所著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。全书共五十篇，分上下两篇。上篇论“文”，下篇论“笔”。全书以“文心”为纲，以“雕龙”为目，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、批评、教育、鉴赏等各方面的理论。其理论体系严密，逻辑性强，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本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，也是了解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著作。

淡墨痕

谷林
岳麓书社

岳麓書社

同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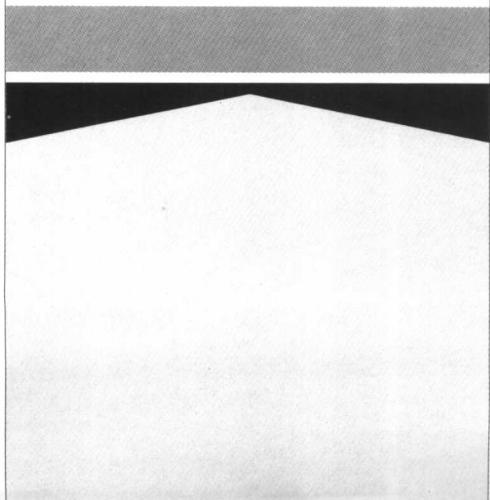
开卷文丛

主 编
蔡玉洗
执行主编
董宁文

淡 墨 痕

谷 林

岳 麓 书 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淡墨痕/谷林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05(开卷文丛)

ISBN 7—80665—561—1

I. 淡... II. 谷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2219 号

·开卷文丛·

主编 蔡玉洗 执行主编 董宁文

淡墨痕

作 者:谷 林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封面设计:速泰熙

内文设计:速泰熙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6.5

字数:139 千字

印数:1—4,000

ISBN7—80665—561—1/I·715

定价:13.50 元

承印:长沙健峰彩印有限公司

地址:长沙市张公岭高家坡路 1 号(芙蓉工业园)

邮编:410015 电话:0731—4633988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

目 录

- [1] · 书前自记
- [2] · 淡墨痕
- [8] · 晚岁上娱
- [1 2] · 谢家庭院乍见
- [1 5] · 澹堪诗注一二
- [1 8] · 马先生的别名
- [2 2] · 读《前辈风流》
- [2 5] · 《前辈风流》余话
- [2 8] · 读许宝騄先生《俞平伯先生
〈重圆花烛歌〉跋》
- [3 4] · 人间犹有未烧书
- [3 8] · 海内孤本话鲁迅
- [4 1] · 模糊的记忆

- [4 8] · 林伊文译书
- [5 2] · 记得朱先生
- [5 6] · 《争座位帖》与《苦住帖》
- [6 0] · 金砖玉瓦费料量
- [6 4] · 鲁迅纪念会
- [6 9] · 见到叶先生
- [7 1] · 道德寓文章
- [7 4] · 咬文嚼字读红楼
- [7 7] · 诗可以兴
- [8 1] · 不知乘月几人归
- [8 5] · 今日良宴会
- [8 8] · 检得旧刊说因由
- [9 2] · 诤诤一士
- [9 6] · 谁爱风流高格调
- [9 9] · 弦弦掩抑声声思
- [1 0 4] · 乐在其中的老人课本
- [1 0 8] · 第二册
- [1 1 1] · 虽在堪惊
- [1 1 4] · 女儿身世太凄凉
- [1 1 8] · 曹聚仁三忆
- [1 2 2] · 开卷有益
- [1 2 6] · 巴山话旧
- [1 3 0] · 羽翠鳞红集
- [1 3 4] · “十分”以上
- [1 3 8] · 非读不可

- [1 4 1] · 得书杂记
- [1 4 5] · 仁者寿
- [1 4 9] · 捕风捉影记师弟
- [1 5 4] · 卷土重来未可知
- [1 5 7] · 吾爱吾师
- [1 6 1] · 罗尔纲与卢逮曾
- [1 6 4] · 陈光甫和胡适
- [1 6 9] · 饮冰治热病
- [1 7 2] · 意到辞达见私书
- [1 7 7] · 等闲变却故人心
- [1 8 0] · 读《石语》
- [1 8 4] · 读《白屋遗诗》
- [1 8 7] · 关于罗隆基
- [1 9 1] · 王新公云云
- [1 9 4] · 袁世凯卖老
- [1 9 7] · 端方琐记
- [2 0 1] · 说说我的“书房”



书前自记

宁文同志编“文丛”，约我入盟，十分感幸：一则年来累承旧友新知叠赐著译，借此可以有一卷小书聊充投报；二则平素零星剪存尝供各处报刊补白的拙作，能集印成册，亦便自己查找。于是立即欣诺。可恨积习惫疲，很拖拉了一阵子，方把大大小小的竖有横的杂色纸张凑堆寄了过去。顷获复示，附下排印得的篇目页，点数总计五十三篇。文字大抵简短，偶有稍长，悉属随意信笔乱写而来，无类可归，叙次失序，草草缴卷。自是丑媳妇拜翁姑，曷敢谓“素面朝天”！遂从首篇的标题，权作书名，仍是沿袭自己以前两种小书的向例，别无深意。

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二日



淡 墨 痕

2

一九三二年，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五周年。——它跟我有
什么相干吗？那一年，我十三岁，是个二年级的初中生。秋季
开学，学校代办课本，发下课本来，同时还发了五六角钱的书
券。原来这是商务印书馆纪念其成立三十五周年的“酬宾”措
施：买他们的书满五角，赠送书券一角。我们的《商业簿记教
科书》等几种课本是他们出版的，我于是得了这么些书券。开
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日，兴冲冲赶往日新街，那是我家乡的“河南
路”、“琉璃厂”，是书店荟萃的所在。还记得那天跨进去的一家
叫做明星书局，我尽这些书券在这里换来一本文学研究会丛书
《超人》，外添几分钱要了一个硬面小抄本。《超人》是我生平
自己买书的开端，念及这个“开端”，不觉意气扬扬，这是天佑神
助，吉日良会，起步正，一抬腿便踏入喜乐和美的坦荡大道。我
也看重那个红脊黑面的小抄本，只是拿它干什么，倒颇费了一
阵子踌躇，最后决定用来写日记。谁知从此一发难收，竟然不

再间断，至今算来已有六十六年，大大小小的日记本可以装满一个小提箱了。

我读小学校最后一学期的时候，语文课遇上了一位奇怪的老师，他让我们一学期里备了三种课本。课堂上只选讲过其中几篇，剩下的便都做了我们的“课外读物”。我从那些“课外读物”中间读到《寄小读者》和《一个留法老学生的自述》，非常喜欢。《寄小读者》选作课文的那段，描述了山和海的景色，评比了黄色和蓝色。那位作者爱海，海水蔚蓝，于是她写道：“我们常以黄色为至尊，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，但皇帝称为天子，天比皇帝还尊贵，而天却是蓝色的。”我觉得这些话巧妙极了，聪明极了，从此那位作者就被我记住再不能忘。我挑选《超人》，因为它的作者恰是写了《寄小读者》的那一位。——其实哪里配说“挑选”，适巧书架上插着《超人》，与它撞个正着罢了，我连“书山”“书海”那一类话也还没曾听说过哩。稍稍知道一些那位“留法老学生”的来历，当然更是隔了好多年以后的事儿了。

不久，书市上流行起一种廉价的折扣书，便是在习惯上被不很准确地称为“一折八扣”的标点本旧小说以及较通行的古诗文集等等。我记得开头卖过三折，以后一路往下跌，在“一折八扣”上停住了一阵。这时候，折扣书的品种增加了，印行的书局也加多了，卖书的折扣还接续扩大，买书愈益便宜。我自得了《超人》，大约一年之久没有再去过书店，现在真按捺不住。我的铁皮箱里锁着十几枚银圆，是每年过年母亲给的压岁钱积攒的，于是取出一枚，到鼓楼前一家文具店去买这种廉价书——其时已跌到“一折五扣”。我选了一部《红楼梦》，桔红色书皮纸封面，新文化书局印行，共六册；一部《聊斋志异》，颇为

坚韧的牛皮纸封面,大达书局印行,上下两册。此外,还买了一部《樊山判牍》——我既不知道“樊山”,甚至也不大清楚“判牍”,因它正好摆在书台边,我伸手随意一翻,却见揭开的那页上印着“语云,清官难断家务事,本官高出清官一等,是以断得……”,就舍不得放下了。

这么好几大本,一算账不足一元。可是店伙接了银圆,丁丁冬冬一敲,却要我换一枚。我的口袋里掏不出别的钱来,只得快快往回走。几步走到一家卖水果的小铺前,那是母亲常来光顾的熟户。我灵机一动,便掏出揣着的银圆凑上去请站在铺面的“阿姨”验看。她转手递给紧邻香烛店的店伙,那店伙掌中一掂,在柜上一扔,干脆利落,说道:“没问题。”我遂求他换给一枚,赶回文具店。正准备付钱结账,却见柜台上放着一张水墨淋漓刚写好的彩纸,宣布书价再降至“一折四扣”。我指着它问店伙:“我的书怎么折价?”店伙说:“还没贴出,以后的事。”这话在理,我就照旧付了账,心甘情愿吃亏好几分钱,急着捧书回家。

中学毕业,幸运得很,我考取了银行的练习生,离家来到杭州。日期容易记,在“七七事变”前两天。从此每个月有了八元钱收入。可是我是家里的大哥哥,有了职业,父亲的仔肩自认应该渐渐由我分担点儿了,所以惴惴不敢多花。哪里想到捱至十一月,战争就逼近杭州,银行要撤退,遣散部分员工,我又回了家乡。在将要离开杭州之际,得悉开明书店削价处理书刊,跑去一看,有韦丛芜翻译的《穷人》和《罪与罚》,有黄石翻译的《十日谈》;有一种期刊,开本别致,刊名也别致,叫做《文饭小品》,六期一捆,用绳子扎着;还有好些《现代》。这几种,我都

要,总共像似只用了一元多。离家时行李原本简单,可是五个来月居然添出一箩筐书本,临上火车,非常困难。幸而找到个健壮力夫,帮我把箩筐和铺盖卷一起塞进车窗,只是因此又让我花了一元大洋。

回家住了一年。这一年,《鲁迅全集》出版。不知什么因由,在我们县里是青年会代办预约,一次付款只收八元五角,真便宜得叫人垂涎,却又终不能到口!我第一本得到的鲁迅著作是《准风月谈》,是在重庆一个地摊上买来的。记得正是从这本书里,头一次看到“举双手赞成”,不禁哈哈大笑。现在却见常被省作“双手赞成”,就像“不尽如人意”被省作“不尽人意”一样,几乎已将“约定俗成”。尺短寸长,不知该如何发付才好。这一“全集”在想望八年多之后,上海作家书屋重印,我恰好已自重庆回去,始以百元预订得之。

到了上海,空着的书架首先就仗这部“全集”支撑。一九三九年入川的时候,“道阻且长”,行装只得尽量轻简。几本杂七杂八的书都留在老家。后来家乡沦陷,老父幼弟分不清哪些书会惹祸招灾,索性全部销毁。我到上海后回乡一看,果真已片纸无存。这次出川,又因匆忙动身,只得把七八年里积下的一堆乱书托给朋友,承他装了两个板箱交东下的木船带运,出三峡,翻了船,又落得个片纸无存!先后两遭,合上一句老话:“水火无情”。

我在上海迎接解放,第二年调到北京,离开银行,进了书店,后又改配到出版行政部门。在中学校时,有位姓钱的小同学,家里开了个小铺,招牌是“翰墨林”,卖的则是皂烛、碗筷等家用杂货,也卖一些学生用的抄本墨水。铺面的双扇木板门

上,左右分刻着十个字:“诗书我无缘,翰墨作生涯。”对仗不工,字却写刻得好,笔致清润,刀法规整。小铺离学校不远,经过时每见那位同学的父亲在柜上干着些什么,意态安闲,并没有牢愁满腹蹙眉蹙额的苦相。我离开学校,又离开家乡,十几年游食四方,久不曾再经过那家小铺,却常常想起那副刻在铺门上的五言联语,并随了自己的遇合,迁变着对这副联语的感应。此番又想起它来了。《学习》杂志创刊,记得发过一篇《从头学起》的专论,我虽然不如陈相获见许行,却也颇有“尽弃其学而学焉”的愿望,但不坚定,触及“硬件”,说到这本书或那本书,这位作者或那位作者,便乱了方寸,以至于每欲“攘臂下车”,重寻夙素。在北京,旧书的摊点既多,价格也相宜,我只得加强“宏观控制”,而辄有奇遇。一次曾买得《月夜》的初版狭长本,据《晦庵书话》所记,实测是“长九英寸,宽四英寸半”,且是苦雨斋旧藏。封面内粘有一页桑皮纸,墨笔题识,记得大略云:“此檀哥旧作,今亦成稀见珍本矣。闲中检点,略加修补……”云云。共约五六行,估摸当近百字。后来告诉孙伏园先生,他说:“川岛小名阿檀。当时新婚,同人咸戏以‘檀郎’呼之。”题识下未盖章,亦无署名,惟此翁字迹颇易识别耳。另有一次在东安市场书巷中一个摊位上买到《庚子西狩丛谈》,只剩上册,大约仅花二角钱。若干天后又经此处,摊位主人把我拦住,弯腰从摊桌下边柜中取出一本书来,竟是配套的下册,说是新近收进,特地为我留着,仍同原价,索偿二角。此事大约是在冬天,依稀记得当时有“疏枝横斜”“暗香浮动”的联想,深感正赖这等“翰墨生涯”作业,装点就文化古都的馨逸。只是后来罡风再起,我又一回搞得几乎片纸无存。人共此劫,也就不在话下。

《周易》剥、复二卦，前后紧相连属，消长乘除之机，殆难究诘。但少了书本，如何遣有涯之生——“既见其生，实欲其可”，所以乱后渐又随宜添置，但贪多务得之意稍杀，对往日错失的机缘也慢慢少所顾恋，自以为还算是步武尺寸之进。曾想过求人刻一枚“损膳买书聊乐耳”的闲章，终于没有刻，因为语涉虚夸，“损”得几许，于事奚补？——依旧透露计较的机心，思之惭愧，自恨至今犹未能“冥兹愠喜”也。



五十岁新入学——谷林在咸宁干校时留影



晚 岁 上 娱

8

“七七事变”以后不久，杭州沦陷，我回到故乡宁波。次年，经过考试，参加当地抗敌后援会的流动宣传队，直属主管部门是县教育局。宣传队员全体约三十许人，驻扎在中山公园内“后乐园”的“薛楼”，即清季曾任宁绍台道薛福成的官廨。这是栋两层楼房，楼下有个不大的厅堂，为集会场所，另一小间做了队长办公室。楼上则安排为队员宿舍。某一天，全体队员集合，在那个不大的厅堂里列队，说是要听“报告”。接着就见报告人由教育局长叶谦谅陪同到来。局长作了简短的介绍辞，说今天邀请《时事公报》社的戴子钦先生来向大家谈谈宣传工作云云。这就是我对戴先生“识荆”元始。我个子高，排队站在最后边，戴先生想必未能看清我的面目。那天，他着重讲了演剧问题，具体内容当然再记不起，只是他一口“国语”，即现在称做规范化的“普通话”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其时县里相继成立了好几个宣传队，如属于“民众团体”的

妇女宣传队,属于专区级的城防指挥部宣传队,吸纳了大量“业余队员”的县政府宣传队等等,略有分工,各具特色。妇宣队有位以干练、活跃著称的队长,城防队则有位腾蛟起凤的话剧导演。一次,城防队在市区组织话剧专场演出,其他宣传队都纷往观摩,大抵感到颇有值得学习之处,但提起那位未接霓虹的导演,倒都不甚措意。盖前在当地日报上多已拜读过一些他的回忆录,语及名家,莫不“忘形尔汝”,眼下更益显得神色张皇来,而春酸夏苦,识者自知。妇宣队那边尤其意外,爆发出一些腐败传闻,既未澄清,亦不处理,于是流言浮沉,仿佛红肿难消。《时事公报》的副刊上,遂见署了“戴子钦”的杂文篇章——“行不改姓,坐不更名”,令我肃然起敬。文章未见结集,现今殊难追求,只记得有一篇的标题是《宣传的宣传》,读者谅易解悟。戴先生其时兼管着抗敌后援会的刊物《挺进》的编务,我偶曾被约去参加过一次座谈会,适巧到的早了些,进屋见他正与刊物的编辑谈工作,话及腐败一题,猛听得他愤然说了句“这种事非加以抨击不可”。那时,我与戴先生还不很相熟,但打这开始,他在我心目之中,已不复被当做“陌生人”去看待了。

忽忽经年,重又离乡,为谋稻粱到了四川万县,回中国银行继续再当练习生。一个晚间,宿舍的门房突然通知我“有客”。大出意表,竟然进来了戴先生。他说受老师赵冕先生之命,去北碚协助晏阳初开展民众教育工作。所乘轮船,刚到万县码头,临时因故宣布停靠两小时。他动身来川,先已从报社熟人中询悉我的下落,正好趁机上埠,遂萌试探之意。地生人不熟,居然没费力气,上坡才走得几步,一问就找着了。“他乡故知”,彼此都喜动颜色。他有事见委:那时从内地往东南沿海汇款,

限额颇严，他要以工资赡家，特来相烦。我巴不得有这么点丁点细事，可借以多通候问，我们之间的书翰往还，果然自兹开路成道，延绵至今。如把写信当做各自笔墨生涯中的一个节目看待，我们彼此恐都将把这一项推为“大宗”。从七十年代以还，每月有一个回合，相互寄发的信件，一年总不会少于十通的。

以上琐琐屑屑交待来由，未免把“引子”拉得太长些。转入正题，且从今年一月新收到的最近来信中，抄录一段于下：

“我想你寄我尊作的两首诗。这诗是七〇年以后写寄的。七〇年以前，我在‘文革’高潮中，为怕麻烦与牵连，将日记、信札、笔记等全部烧毁了，如今可以寻找的，都是七〇年以后的东西。尊作两诗为：一、莫羨咏絮故缠绵，学栽菰菜助盘筵。折枝扫叶炊新黍，好助而翁烹小鲜。二、西窗碎响冷雨来，短檠残烛照寒梅。浊醪未倾心先醉，绿意红情旧曾谙。抄诗的用意，一是表示我知道你在写诗，二是我想，你写诗从未发表，但吟抒时日已久，积存必不少了，宜再录示若干。”

一抄便有百八十字，几占这通来信十分之二。可见写一通千言“长”信，好像也还不至太累，有啥说啥，不用费心。倘借用来信里“吟抒”那个辞，无非表示随兴所之，信手挥洒而已。同时从抄举的上例可知，我给戴先生要说的事儿，真是“更仆未可终也”。我于旧诗，一窍不通，为何在信里抄了五十六字寄他，是借来哪处酒杯，浇的谁家块垒？旧梦难温，戴先生误称“尊作”这桩新鲜事儿，想为之分说清楚，今日里叫人“踌躇无所措置”。其实正因为写信用不着讲究起承转合，碰到笺纸已满，意犹未尽，不妨姑且搁笔，“且听下回分解”。临到下一回，“新事新办”，或者恰巧需要“急办”，那就只好“另砌炉灶”，显然也不

会被错怪做喜新厌旧的。追随戴先生六十年，两地阔别之时多，立雪侍座的机缘少，眷念深长，惟有纸笔可寄。年岁渐增，步履也日益迟重，即使同住一城，不免一样要用笔谈以代面对，此所以圣陶老人有“晚岁上娱”之作也。

戴先生今年高寿九十有二，这次来信结句是“近日未发眩晕，分两次写成此信”。信内两笺，第一页二十一行，后一页更多写一行。他惯写细字，点划规正，虽说有些“眩晕”症状，千言长信，写来依旧行齐字平，清楚悦目。写一段，稍加歇息，如在上午，不妨午睡以后接写，即使隔一天再续下去也很好。我离八十八岁的“米寿”还差四年多，虽说于戴先生是晚辈，却也常感目花，但还是“乐此不疲”，很愿多写些信；“踵事增华”，“变本加厉”，拿出些劲儿来。刚过春节，正月初四是戴先生的生日，祝贺他健康长寿，“相期乎茶”！